

交大學生時代的我

王 洸

民國十三年九月至十七年六月，我在北平交大，讀了四年書，在這四年中，家庭發生兩次大變故，長兄王沖於十三年上海交大畢業後，任職交通部路政司，僅一年即患肋膜炎早世。翌年我父（諱倬），又在交通部航政司辦公室內，因心臟病發遽逝，我連遭大故，自然身心大受創傷。至於國家在那一時期，正處於國民革命高潮，政局動盪，戰事頻仍，學校經常處於不安的狀況。說起學業成績，實在慚愧，我遠不如許多同學。

北平一向是我國教育文化中心，好的學校雖屬不少，但許多學生爲了畢業以後的就業着想，趨向於幾個熱門學校，如清華畢業後，可公費留美，交大和稅務、鹽務專門學校畢業後均可分發任用（月薪有五、六十銀元），軍需軍醫學校和師大，在學即有公費，畢業後一定派事，所以這些學校，每年招生，報考人數特多，競爭亦最激烈。

當我在北京師大附中求學時，父親指定投考交大二年級、三年級功課完畢，即令我以同等學力資格

，報考兩次，當然名落孫山。舊制中學四年畢業，父親嚴諭，這是我升學最後機會，亦是唯一機會，失敗了就不管我了。

我懷着緊張沉重的心情，第三次報考北平交大管理科，那年報考人數約有兩千人，預科英文班、俄文班各取新生四十名，考試課程是國文、英文、數學、歷史、地理，所答都不滿意。放榜之日，硬着頭皮，前赴李閣老胡同校門看榜，兩腿酸麻，眼花撩亂，從前面看，從後面看，都沒見我的名字，後來陪我去的朋友，先發現了我的名字在榜上，原來考了英文班的正取背榜（第四十名），後面還有備取十六名，我夾在榜的中間，眼花沒有看見，當時我像觸了電，急忙回家，大喊我已取了，考上了。後來託人打聽我的成績都不好，所幸地理得九十五分，平均以後，勉強達到錄取標準，雖然後來備取的亦都一律准予入校，但我總是很險啊！

在校時代，記得校長是張福運先生（山東福山人，係由航政司長調任，國民政府時代曾任財政部國務

署長，政績卓著），繼任是朱我農先生（江蘇寶山人，精通英文，外交官出身），最後是姚國楨先生（安徽貴池人，曾任交通部次長）。那時教務長記得是胡仁源先生（留英，曾任北京大學校長，後一度任教育總長），金國寶先生（留法，曾任京漢鐵路總務處長），陳天驥先生（留美），教授很少有專任的，大部份是兼任，記得有關廣麟先生（曾任路政司長），顧宗林先生（曾任郵政司長），陳蘭生先生（曾任鐵路聯運處副處長），陳體誠先生（曾任京漢鐵路工程師），許傳英先生（留美博士，路政司辦事），楊汝梅先生（留日，審計院廳長），楊衆先先生（留美博士，交大校友），趙傳雲先生（留美，交大校友），顧宗裘先生（國文老師，路政司辦事），朱錫齡先生（預科主任，江蘇人，北大教授，後任江蘇教育廳秘書），宋建勛先生（福建人，留美，係航政司科長兼任，抗戰時期任重慶商船專科學校校長）。

我在交大，喜做課外活動，尤其是愛國運動，如街頭講演，張貼標語，籌募捐款，發布新聞，我總是熱心盡職的。因此化費了讀書自修的時間，所以各課成績都平平，尤其數學最差，只有平面幾何（預科一年級有此課常得滿分，其他代數三角成績均不及格）老師王紹瀛（北大數學教授兼任）很奇怪的常問我原因。後來才明白，平面幾何與邏輯學有關，大約我的頭腦還清楚，所以對法律有興趣，做事有條理，想是得力於此。

我從小好交友，喜歡替人做事，在交大時代，我曾做過兩年級長，常與別班接洽事務，有一次全校學生對於學校所收講義費認爲太高，要我出面與學校當局交涉，主管答稱謂不昂貴，我就將學校的單價，持向各紙店和印刷廠，請他們分別出具估價單，核比學校單價便宜很多，我公布了全部估價單，再向校長請願，果然後來學校減收了繳費。此事似乎得到別班同學的讚許。

那時學校盛行各省同鄉會的組織，我曾與江蘇籍王世弼、黃叔喬、傅達幾位學長，組織了江蘇同鄉會，我被推爲主持人，發起編印「蘇光」雜誌，專載交通有關文章，後來改名爲「交通經濟彙刊」，變成全校師生公共的園地，當時頗有些聲名，我主編過四期，後來我離校，由別位同學接辦。我爲籌集刊印經費，還在學校開了一次售票的遊藝會，演出「一片愛國心」及「慳吝人」兩話劇，由畢業校友邵覺、趙元祥和在校蘇籍同學徐申初主演，曾轟動了一時。

國文老師顧宗裘先生勸我多唱崑曲，可有助於身心氣質，我約集蘇籍同學王祖瀏、湘籍同學胡成龍組織崑曲社，經常研習清唱並協同愛好京戲的同學，又成立了京劇研究社。當時課外活動，學校並不輔導，聽由學生自己組織，所以我爲這些活動，付出了不少時間，影響學業，成績一直平庸。

因爲辦理學生活動，編印刊物，集會遂多，增加了我發表意見，主持會議的機會，亦增進了語言寫作

的經驗，後來進入社會，似乎得到不少好處。使我益信，凡事都有因果關係，一分耕耘，一分收穫，肯助人，才能得人之助。

我的弟弟王治小我三歲，亦畢業於交大唐院，主修土木，在侯家源學長之下，曾負責鐵路工務段多年，後任糧食部倉庫工程處總工程師，頗有廉能之譽，我兄弟三人，分在滬平唐三院肄業，抗戰時，我曾在重慶母校兼課，現在又在新竹交大任教，所以我與交大的關係不能不說相當的深厚了。

平院校舍係接收前交通部鐵路管理學校與郵電學校校舍，大門建在李閣老胡同，正對大門，闢有一條寬闊馬路，兩旁種植高大槐樹，濃蔭蔽日，從校門內望，甚覺深邃。教室均係單層，分幢排列，建於馬路兩旁，行列整齊，有如官衙。校舍與交通部（大門在西長安街）及交通博物館（大門在府右街）毗鄰，均有門可相通。

那時母校學制，是預科兩年，本科四年，與各大學相同，但未收女生。同學多長江以北各省籍貫，身強體壯，衣着樸素，很少有穿西裝的。家庭富有的同學，如劉鼎新、沈恩濤、趙元祥、羅英等則多着綢質袍褂，絲襪革履，頗有公子風度，學生領導人物多係高班次，那時常做大會主席的是盧光晝、武少文和洪

軌（後任江西財政廳長及齊魯企業公司董事長多年）幾位。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，北京各大專教授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大會，要求政府對日對英交涉採強硬態度，拒絕他們無理要求。學生有五萬人以上，情緒激昂。主席台上，我見有顧孟餘、朱家驊、徐謙諸位

教授和學生代表多人相繼發言，時間拖得很長，從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半，還未結束。我在交大學生行列中鶴立，饑寒難耐，遂走出行列，到附近尋覓小吃，等到吃畢，已見學生大隊遊行前赴東城鐵獅子胡同執政府，向段祺瑞執政請願，我不及趕上，先行回家，不久就聽到消息，學生與執政府衛隊衝突，學生被擊斃四十餘人，傷者二百餘人，造成轟動全國的三一八大慘案。同班同學黃克仁（湖南籍、品學兼優）與我本排在一行，是日不幸罹難，我中途返家，幸免於難。

平院學生除通勤者外，大多在學校附近公寓賃屋居住，吃飯則在附近小館，不若滬院、唐院同學之有學生宿舍可以居住，便於自修。

編者註：道之學長著作等身，撰有交通海運叢書五十種，最近又有新書，「嚶鳴集」及「臺灣交通概論」兩書問世，立論精深，近年作品更爲圓熟，特予推介，如欲購閱，請函臺北市麗水街卅三巷一八號或電話三一一三一五一號均可。

四年唐山一年上海之交大生活(二)

陳廣沅

長沙有一個雅禮大學是教會辦的，校長是美國人胡美 (Dr. Homi)。是美國耶魯 (雅禮) 大學 (Yale Univ.)，在中國的分校，英文叫 Yale in China。湖南省政府要辦一個醫院，即與雅禮大學合資稱爲湘雅醫院，並在其下設一個醫學校叫湘雅醫學校以培養醫務人員，附屬於雅禮大學而以留美醫學博士張福運醫生主其事。我入學爲第二班預科，在我前面祇有一班。事屬初創多因陋就簡。地址在城北潮宗街民房，課堂在樓下，宿舍在樓上。學生甚少而大多數係來自香港新加坡之華僑。他們都是西裝革履，平時談話都以英文爲主。我這個窮措大的鄉下佬夾雜其間，實在不倫不類。居同室，學同堂，而彼此毫不聞問。我記得當時的生活是：早起後即到飯堂吃早飯，湖南早飯是六個菜一個湯，吃乾飯，無稀飯。同學之非湖南籍者有些不慣。飯後即列隊去潮宗門外廣場作早操。廣場在湘江東岸，望江中沙洲及江西岸嶽麓山歷歷在目。帶隊出入者爲學監趙運文先生，溫文爾雅循循善誘，前幾年纔知道他是交大同學趙曾珏之叔父

。回校後稍事休息即上課，當時每日課程爲英、國、算、理、化五堂。英、算、理都是美國人，國文係趙運文先生，化學是徐善祥博士（此公與我有緣，後來常在津浦及北京見面，飽學之士也）所有書本除國文外完全美國教科書。初初上課有些吃不消，但抱着「人一能之我十之」的辦法努力掙扎，居然也弄得及格。當時湖南同學多係長沙人走讀，除上課外見面甚少。其中有龍毓堃者與我最熟，他畢業後留美深造爲醫學博士，回長沙爲有名醫生。其餘每日見面者多爲外來之華僑。有時看他們寫中文家信，不斷查英中字典，蓋家長們仍注意中文也。第二學期加生理學解剖學而免去國文與英文。

新先生都是美國人。講生理學的還容易應付。講解剖學的非常難頭。他先講全身的骨頭，每塊骨頭的各點有特別名稱，每個名稱都是不同的拉丁文，我沒有學過拉丁文，其字母雖大同小異而拼法特別，簡直不易記。一晚記幾十個名詞，到明早又全部忘去。真正難辦。差不多全部自習時間都用在記拉丁文上，而